



石臼湖

雲行旅

從南京祿口機場出發，上寧高高速，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便可走上石臼湖的南岸湖堤。

石臼湖是江蘇高淳縣、溧水縣和安徽當塗縣三縣間的界湖，又名北湖，由古丹陽湖分化而成，總面積一百九十六平方公里。蘇南境內的長蕩湖、固城湖靠近此湖，但各自的景致略有差異，而石臼湖列其首，為南京地區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它不僅是高淳古八景之一，而且也被評為新金陵四十景之一。

唐代大詩人李白曾遊石臼湖，寫下一首膾炙人口的讚美詩：「湖與元氣連，煙波浩難止；天外賁客歸，雲間片帆起。龜游蓮葉上，魚戲蘆花裡；少婦輕艇身，歌聲逐流水」。石臼湖大概受此詩作之點化，古來今往，如一塊碧玉，靜趟在江南水鄉的懷抱裡。

如詩如畫的石臼湖，春風拂水，萬頃清漣蕩漾，湖裡水質清新，水草豐美。片片蘆葦蕩裡嫩蘆牙隨水長高，湖中鷗鳥戲水，浪裡魚兒暢游，千帆張揚，萬戶唱歌。隨着季節的變化，石臼湖也伴着湖水呈現多姿色彩。春天裡，岸上柳柳爭艷，周邊煙村環繞；夏季波光粼粼，月光皎潔，漁火閃動；金秋槳楫翩躚，處處豐收；而冬天也很迷人，雖是湖淺水瘦，蘆花漫天飄飛，卻是歲月的滄桑。更羨慕漁家子女，年復一年可以挖蘆蒿、拔蘆芽、打菱粟、採菱藕、撿烏蛋、捉野鴨、抓螃蟹、曬魚乾；或結伴湖中戲水，釣魚撈蝦，牧牛放鵝，開心時，學着大人的腔調，唱上一曲漁歌……

石臼湖也有風起雲湧的時候，曾出現過乾涸的現象，甚至露出了湖底，是改革開放給石臼湖周圍的村民及湖上流動漁家帶來歡樂。在湖南岸有一個叫武家嘴的村子，原是一個漁村，因為貧窮，被稱為「漁化子村」。窮則思變，村民們充分發揮臨湖通江優勢，大力發展造船、水運業，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實現了從大湖進長江、又從長江駛向大海的飛躍，成了「金陵首富村」、「中國民間水運造船第一村」。現在走進村子一看，排排新房臨湖而建，戶戶都有獨立院落，配有車庫，村民生活富有、安康，方圓百里都知道，武家嘴與石臼湖共同編織了一個勤勞致富的典型故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遊走寧靜而安詳的石臼湖，你會感受到，它是一幅恬淡雅致的中國畫。

境界之美

孟祥菊

域外漫筆

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半個世紀中先後兩次去德國，都被那裡一成不變的美麗所感動——隨意行走在德國的街道上，只要抬頭向上看，就會看到家家戶戶的窗前都是一派花團錦簇、姹紫嫣紅的美麗景象，那是一些時令的花兒在向遊人開放。花兒秉承了那裡的氣候特點和人文情懷，一順向外開着，帶給路人的是滿眼的絢爛，滿心的歡愉……

這只是德國街頭人們司空見慣的一個小細節，卻滲透着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大境界。相比之下檢討我們自己，有時候，我們太計較個人的得與失，太喜歡把許多東西一下子全盤看透，做任何事都習慣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事情的結果往往令自己大失所望——得到了利益，失去了快樂；得到了權勢，失去了友誼；得到了財富，失去了親情……事實上，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兩種需要

從領導人出行說起

自由談



飛機直接出席會議，結束時已是很晚，但他不肯去酒店休息一下，而是直接乘飛機回國。而我們有的領導人，出訪三四個國家，一般都是十幾天以上，成為鮮明的對照。

放眼世界，雖有戀位、斂財的領導人，也有一心工作的人士。遠的不說，最近據報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任職近四年中，訪問了一百一十個國家，在外停留時間三百六十天，在飛機上度過的時間一個月，行程一百萬公里，超過了她的幾位前任，最近病在家中不能外出，我們國家的體制不同，也許舉這個例子不當，但忘我的精神是不是可以借鑒。況且我們的各級領導人都是人民的公僕，我們的口號是「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這就更值得深思。

輕車簡從所以受歡迎，我想是不是因為這些年我們不少領導人沒有輕車簡從的緣故。動不動就封路，動不動就清場，到哪裡都前呼後擁，怎麼能接近群眾，怎麼能取得群眾的信任？因此，輕車簡從做起不簡單，不痛下決心是做不到的。現在習近平總書記帶了好頭，給我們帶來了希望。其實，改進領導人的作風，還有很多事可做，比如不講空話套話等，開會不照本宣科，讓人講真話，不追求所謂的一政績一等，最難的是反腐倡廉，我想這些都會很快提上日程，求得盡快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果。習近平的實際行動，讓我們增加了信心。

他站得比生活更高

陳安



我又想寫一寫契訶夫的事，倘若有的讀者覺得我大多地提起他，那麼請原諒，我只是因為感到這位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俄羅斯大作家就如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他當年的許多言論對我們仍然有着重要的啟發、惕厲的意義。

他寫小說，寫戲劇，編織故事，刻畫人物，同時也在作品中表達他自己對社會和生活的看法，對人和事物的愛與憎。

不久前，我重讀他的小說《在峽谷裡》，一開始我竟覺得他在寫當代的一個什麼地方。一個座落在峽谷裡的村子，有三家紗布印花廠和一家製革廠開在村子附近。製革廠常使得小河的水發臭，垃圾把草地弄髒，農夫的牲口害炭疽病，這家廠便奉命關門了。作者接着寫道：「這廠子表面看來算是關門了，其實在秘密地開工，這是得到縣巡警局長和地方醫生默許的，因為廠主按月送給他們每人十盧布。」在這個村子裡，只有兩幢像樣的房子是用石頭砌成、鐵皮鋪頂的，其中一幢是「本區的衙門」。「本區的區長和書記」每逢給人簽署文件，總要把人欺騙和侮辱一下。在宗教節日裡，商店總是把腐臭的醃牛肉賣給農民。總之，在這個峽谷，在這個村子，「罪惡凝結起來，像霧那樣停在空中」。

契訶夫所描述的這些事，我們現在聽來不是覺得都很熟悉嗎？若加以概括，不就是我們現在常用的那些詞語——官商勾結、權錢交易、欺壓百姓、污染環境、食品有毒嗎？不過，如今的貪污賄賂可不再是區區「十個盧布」，而是幾百萬美金、幾千萬甚至幾億人民幣了，那些「衙門」也不僅僅是石頭和鐵皮的組

合了，有毒食品也不光是腐臭的醃牛肉了。契訶夫當年以其敏銳感覺揭示社會上的種種弊病，他所始料不及的是，人性之惡竟可膨脹到如今這樣嚴重的地步。托爾斯泰、高爾基都曾公開表示喜歡契訶夫的這篇《在峽谷裡》。小說於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發表，高爾基當月就寫了一篇題為《從契訶夫的新短篇小說〈在峽谷裡〉說起》的評論文章。他寫道，在契訶夫的作品中，「絲毫也不會有現實中不存在的東西」，他也「從來不粉飾人」，讓有些人感到芒刺在背，所以不喜歡他，憎惡他，甚至詛咒他「只配喝得爛醉，橫屍街頭」。

像很多俄羅斯藝術家一樣，契訶夫熱愛大自然，熱愛祖國的美麗景色，而不願看到美景被破壞的現象。他一生敬佩的音樂大師柴科夫斯基的話語，與他的心靈相共鳴：「俄羅斯的自然景色比所有那些人們讚不絕口的歐洲美景更合我的心意。在美妙的俄羅斯草原上，我快樂極了。」他自己也寫了膾炙人口的中篇小說《草原》。他的終身好友列維坦更是用畫筆描繪了一幅又一幅美好迷人的俄羅斯風景畫。

如果說在美國有西奧多·羅斯福總統這樣熱忱的天然資源保護論者，在其二十世紀初執政時期尤其重視森林資源的保護，建立了許多大面積的森林保護地，那麼，契訶夫在十九世紀晚期的文學作品中，就早已表達了他對自然資源、尤其是森林資源的重視，反對有人濫伐樹木、破壞自然。

他用《萬尼亞舅舅》中索尼雅的話詞讚美森林：「森林能使土地變得更美麗，能培養我們的美感，能提高我們的靈魂。森林能減輕氣候的嚴寒。在氣候溫和的國度裡，人就不必耗費太多的精力去和大自然搏鬥，所以那些地方的風土人情就比較柔和，比較可愛。那裡的居民是美麗的、靈巧的、敏感的，他們的言

延靜

最近，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第一次離開北京到廣州、深圳、珠海等地視察，除宣示中國繼續走改革開放之路等政治活動外，他的行程、住宿、飲食等安排也頗引人注目，特別是輕車簡從，不封路，不清場，住酒店普通套房，吃飯選自助餐，更引起巨大反響。習近平以身作則，帶頭執行中央八條，受到了民衆的歡迎和稱讚。

其實，領導人也是普通人，只是他們工作崗位不同，責任更大，擔子更重。考慮他們的情況，在出行、居住、辦公等方面給予照顧，本無可厚非。但是作為領導人，如果因此而忘記自己的責任，無限擴大這種「照顧」，就會本末倒置，失去應有的本色。

這裡我想起了周總理。我曾有幸多次給他作過翻譯。有幾次他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開會，直至午夜。這時服務員送來夜宵，每人兩個包子，一小碗稀粥，放在每個人面前的小桌子上，周總理也不例外。他和與會者一起，一邊吃夜宵，一邊開會繼續討論問題，直到後半夜會議結束。我還曾兩次跟隨周總理前往平壤，向金日成主席通報中美改善關係的情況，每次隨行都只有十幾個人，下飛機後直赴住所，開始會談，一刻也不休息。直談到晚上結束，金日成一再挽留留下，周總理還是當天深夜返回北京。至於周總理外出視察，自己付錢、交糧票吃飯的事，更是多次聽說過，感人至深。

現領導人中，也有人做得好，我不說他的名字，大家也會知道是誰。他第一時間趕到汶川災區，而且前後去了十次，還在震中映秀舉行了記者會。他每次出國訪問，停留時間都是很短，一般都是夜裡回來。記得一次他去日本福岡參加中日韓領導人論壇，當天前往，下飛機直接出席會議，結束時已是很晚，但他不肯去酒店休息一下，而是直接乘飛機回國。而我們有的領導人，出訪三四個國家，一般都是十幾天以上，成為鮮明的對照。

談優雅，他們的風度大方。在那樣的國度裡，科學和藝術是絢爛的，人們的哲學是樂觀的，男人對待女人是很禮貌的。」——他所說的那樣美好的「國度」，其實是他自己理想中的國家，他希望俄羅斯能成為這樣的理想國度。

他用《萬尼亞舅舅》中阿斯特羅夫醫生的台詞抨擊濫伐森林的惡行：「在俄國，森林經常遭受斧斤的摧殘，樹木已經減少了幾十倍。野獸和禽鳥再也沒有藏身之處，我們的河流也都日見涸竭，優美的風景一去不復返。……人類本來賦有智慧和創造力，足以增加他所要使用的財富，然而，直到目前為止，他們卻只知道破壞而不去創造。」

契訶夫提倡人們都去栽樹，並借阿斯特羅夫的台詞抒發植樹的快樂：「每當我栽種了一棵樺樹之後，看見它接着發起綠來，隨着微風搖擺，我的心裡就充滿了驕傲。」

愛大自然，愛森林、草原，愛國家、人民；恨社會弊病，恨貪婪、腐敗，恨懶惰、庸俗，——這或許就是契訶夫心目中一個作家的愛與憎。讀《海鷗》，我覺得劇中作家特里果林的一大段台詞就是契訶夫自己的心聲：

「我從來沒有對自己滿意過。我不愛這個作為作家的我。最壞的是，我生活在一種烏煙瘴氣的環境中……我愛這樣的水、樹木、天空，我對大自然有感情，它在內心喚起一種熱情，一種不可抗拒的寫作慾望。但我可不只是一個風景描寫者，我還是一個公民，我愛祖國、人民，我覺得，如果我是作家，我就有責任談話人民，關於他們的痛苦，關於他們的將來，談談科學，談談人權，等等。」

高爾基在那篇關於《在峽谷裡》的評論中寫道：「契訶夫擁有他自己特有的對生活的看法，因此就站得比生活更高。他以更高的觀點闡明它的沉悶，它的荒涼，它的掙扎，它整個的混亂。」

正因為契訶夫站得比生活更高，他就能成為代表時代的人，不僅代表他自己的那個時代，而且也能代表後來的、像我們現在的這個時代。一位美國作家在二〇一〇年紀念契訶夫誕生一百五十周年的文章中寫道：「他不僅僅在他自己的時代前面，而且在許多方面，我們仍然在努力趕上他。」是的，讓我們跟在他後面，望其項背，努力前行。

文化什錦

舊時文人喜逛「書肆」

許揚

傲霜（攝影）

李波

買書、讀書、藏書，一直以來都是北京人的一大樂趣，北京每年都要舉辦春季和秋季書市。此時各家出版社

將出版物匯集一處推銷，大受購書者喜愛。尤其是書市舉辦期間人們不僅可以買到自己喜愛的圖書，而且還有一些作者在現場簽名售書，滿足了許多「粉絲」的願望。

老北京的大宅門與四合院最常見的對聯就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過去不少富貴人家、書香門第紛紛築室藏書，均認為藏書既可以美其名，還可以像田、宅、財產一樣傳給子孫，所以自古逛書店、書市，購書讀書藏書相習成風。北京的書肆始於遼代，至明清民國時北京經營古舊書的書肆、書舖更加興盛。彼時的書肆集中於前門內的棋盤街、廣安門內的報國寺、慈仁寺和琉璃廠數處。這些書肆為吸引購書者，都將一些古舊書籍及期刊雜誌在門前擺放，供來京參加科學考試的文人墨客、莘莘學子們瀏覽、挑選。

一些小書商販則尋廟會期間設攤於隆福寺、護國寺、白塔寺、城隍廟等，形成書市。由於當時的書肆、書攤眾多，像琉璃廠、隆福寺等地，逐漸已形成古舊圖書的文化街，成為文人經常光顧搜尋古舊書刊和補充短缺書籍之場所。

清乾隆年間，以大學士紀曉嵐為首編纂四庫全書的人員，出於考證典故的需要，也常到琉璃廠搜集古籍。據說紀曉嵐買書「日費數十金」。有些學者在府宅不易見到，倒是常常出沒於書肆。後來的老李大釗、魯迅、老舍、齊白石、劉半農等名人雅士，也是古舊書肆的常客。據《魯迅日記》自述，在北京生活的十多年中，他到琉璃廠去過四百八十多次，總計購買三千多冊所需書籍。

為數眾多的學生每到課餘和假日，都願到古舊書店，一逛就是幾個小時，有的是為買書，有的則只是立足翻閱、摘章尋句。那時尚無民衆可去的圖書館，書店成為閱覽讀書之地。

舊時北京崇文門外東打磨廠的「老二酉堂」、「寶文堂」等書局，是有名的刊印經銷古版書籍和印製普通百姓喜愛的《三字經》、《百家姓》及戲曲、鼓曲小曲唱本的場所，其出版的唱本馳名京城，深受平民百姓的青睞。

東打磨廠那時也是北京的一條文化街，這裡的衆多書局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併入琉璃廠的古舊書行業。

另外當年老北京的東安市場、西單商場也設有不少書店和書攤，逐漸與琉璃廠、隆福寺的書店成為老北京的四大淘書之地。

一九四九年後，第一家新華書店在北京王府井開業，開始時出售原東北書店和蘇聯出版的圖書，那時最受歡迎的是《聯共黨史》以及趙樹理等人的小說。

北京的書市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上世紀八十年代，書市最為盛行，每年的春秋時節都在地壇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首都體育館等多次舉辦精品圖書和特價圖書書市，有幾百家書店、出版社參加，書市已成為北京人淘書、買書、讀書不可或缺的文化樂園。

汪曾祺與「名士菜」

馮進



汪曾祺反對「政治掛帥」、「主題先行」，小說只寫自己熟悉的人物、事件和場景，常以自己的生活經歷沒有更豐富一些為憾。他的「名士菜」在《吃食文》中也表現得最有風味。汪老寫得最多的食物有三：故鄉高郵、西南聯大時期的昆明和他下放的張家口一帶的吃食。他的筆下，素多葷少，小麥多，大麥少，野菜、豆腐、苦瓜、蠶豆皆可入篇。但他寫普通吃食也引經據典，津津樂道地探究有關的詩文古籍、閒話軼事。醬菜、鹹蛋、炒米等「故鄉的百寶」帶來的「懣懣」，更讓他他在食材不足時苦心孤詣，用北京的百寶加乾貝成功炮製出淮揚名菜「煮乾絲」。

汪曾祺的「名士菜」，展示的是文人的知識素養，名士對日常情趣的品味欣賞，更是學者對真理的探索追求。性靈獨得，不守常白；思想獨立，學術自由，不正是明清和民國以來名士風範的一脈傳承嗎？

這只是德國街頭人們司空見慣的一個小細節，卻滲透着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大境界。相比之下檢討我們自己，有時候，我們太計較個人的得與失，太喜歡把許多東西一下子全盤看透，做任何事都習慣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事情的結果往往令自己大失所望——得到了利益，失去了快樂；得到了權勢，失去了友誼；得到了財富，失去了親情……事實上，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兩種需要

汪曾祺反對「政治掛帥」、「主題先行」，小說只寫自己熟悉的人物、事件和場景，常以自己的生活經歷沒有更豐富一些為憾。他的「名士菜」在《吃食文》中也表現得最有風味。汪老寫得最多的食物有三：故鄉高郵、西南聯大時期的昆明和他下放的張家口一帶的吃食。他的筆下，素多葷少，小麥多，大麥少，野菜、豆腐、苦瓜、蠶豆皆可入篇。但他寫普通吃食也引經據典，津津樂道地探究有關的詩文古籍、閒話軼事。醬菜、鹹蛋、炒米等「故鄉的百寶」帶來的「懣懣」，更讓他他在食材不足時苦心孤詣，用北京的百寶加乾貝成功炮製出淮揚名菜「煮乾絲」。

汪曾祺的「名士菜」，展示的是文人的知識素養，名士對日常情趣的品味欣賞，更是學者對真理的探索追求。性靈獨得，不守常白；思想獨立，學術自由，不正是明清和民國以來名士風範的一脈傳承嗎？

需要一點奉獻的精神，需要一些相應的回報。光有奉獻的付出是一種境界，光有索取的獲得是一種貪婪，二者都不是常人所為。德國的「臨街種花賞花」現象間接告訴了我們奉獻和索取的順序：「我為人人」在先，「人人為我」在後；「我為人人」是前提，「人人為我」是結果。

由此，我想到了「贈人玫瑰」和「予人掌聲」的境界，想到了「給永遠比拿快樂」的經典哲理。在奉獻中適當地索取，這便是德國人所展示給我們的生存法則和為人之道。

在《食道舊書》中，汪曾祺說：「學人少做的菜很難說有什麼特點，但大都存本味，去增補，不勾濃汁，少用明油，比較清淡，和館子菜不同。北京菜有所謂『宮廷菜』（如仿膳）、「官府菜」（如譚家菜、「潘魚」），學人做的菜該叫什麼菜呢？叫做「學人菜」。不大好聽，我想為之擬一名目，曰「名士菜」。這是夫子自道。汪老本人既是學人，也是名士，他對食物的態度，也總有點「名士氣」。

說到名士，大家可能會馬上聯想到蓬頭垢面，不修邊幅，使酒罵座，佯狂賣傻，脾氣壞，架子大等負面形象。或者就是聞一多教《楚辭》時說的，「痛飲酒，多讀《離騷》」的山寨名士。

相比之下，汪曾祺出身高郵大族，祖父中過拔貢，父親親筆書畫無所不精，家裡曾經有過十畝土地、兩百間屋子、幾家布店和中藥店，他從小受過良好的古典教育。他的一生卻也頗坎坷。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他沉浮不定，創作生涯被打斷，直到花甲之年才重返文壇。不過，汪曾祺堅信人生總有希望，文學作品要給人以溫暖，所以對自己經歷過的苦難和艱辛輕描淡寫，倒是對人性的閃光之處情有獨鍾。

這樣一個善良溫厚的長者，怎麼能和名士相提並論呢？其實，汪老也有過「年少輕狂」的歲月。他的兒女們回憶，母親說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的汪曾祺，一襲長衫，一雙布鞋，身形佝僂，「土得掉渣」。但他才華橫溢，一篇為人捉筆的讀書筆記，品鑒李賀，文彩斐然，被開一多評為「比汪曾祺寫得好」。鄧友梅繪解放初的汪曾祺，不到而立，頭髮蓬鬆，暮氣沉沉，引來領導開會時不點名的批評，認為他缺乏生氣勃勃的「革命熱情」。

汪老對什麼是一「好文學」，見解獨立，始終不渝。擔任《民間文學》主編時，他別具慧眼，發現陳登科來稿錯字下埋藏的「金子」，又敢言天下之大不韙，對不佳作品不留情面，寧可得罪上級。他欣賞的是沈從文作品那樣「一貼到人物寫」，而不是「聰明腦殼打架」的小說，講求情節真實具體，文筆樸實洗練。他對某些時髦作家、作品「不買帳」，私下評論某當紅作家：「他不算小說家」，還對發明「抒情散文」的楊朔、劉白羽不以為然，認定他倆是用「感傷主義謀殺散文」的罪人。這種深藏在骨子裡的傲氣和狂氣，讓他老年時自我評價曰：「我做不成大家，最多只能當個名家。」但他「狂妄」的根基，除了才華，更是率真的個性和對信仰的堅持。